

回憶留法·永懷稚老

鄭彥棻

小華埠與花園中學

民國十四年，國立廣東大學（後改名爲國立中山大學）選派第一批學生到法國留學，就讀於該校設在里昂中法大學的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學是我國政府利用法國歸還我國的庚子賠款和另撥專款而設立的。創議人是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諸先生和當時里昂市長赫體歐、里昂大學醫學院院長雷賓，由吳稚暉先生主持，以「勤工儉學」號召國內各地學生前去留學。開辦後，第一任校長就由吳稚暉先生担任。廣東大學校長鄒海濱（魯）先生與稚老素有交誼，廣東大學之所以決定在里昂中法大學設置海外部，可能是鄒校長贊同吳先生創立海外大學及其留學政策的結果。

民國十三年我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留校任附屬小學訓育主任。同年，國父下令將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和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併爲國立廣東大學。我一面在母校服務，一面也在大學部選修教育課程。翌年選派學生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我也是其中之一。同批被派的還有文學院教授吳康先生，和同學謝清、陳書農、龍詹興、李佩秀、劉克平、黃綺文、顏繼金、張農、彭師勤、姚碧澄等共十二人，其中李、黃兩位是女同學。

當我們辦理出國手續時，法國駐廣州領事館不肯替我們辦護照簽證。因此，不能不于民國十四年冬離粵赴滬，辦理簽證手續。延至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才由滬放洋。留滬期間，鄒校長適亦在滬，對我們關切備至，

這時恰值農曆過年，鄒校長還約我們一起遊覽杭州西湖，歡度春節，盤桓數日。鄒校長遊興至佳，曾賦五古長詩以紀其事，有「偕行皆同學，春風舞零倖。梅花正盛放，登山涉水求……同學皆年少，難爲湖羈留，行將辭國去，且盡酒一甌。吾華久不競，西子失自由，力學以報國，雪此湖山羞」等語，對我們昂勉期望甚殷。返滬後，鄒校長並將此詩親筆寫了贈給我們留念。我們離滬之日，他又親到碼頭送別。師生同人，莫不深爲感奮。



民國十五年二月，作者於赴法前，隨同鄒校長海濱先生遊覽杭州西湖時所攝。

我們到達里昂中法大學之後，發現該校的設施，不像國內的一般大學。原來該校校舍是一座砲台，由法國政府以每年一法郎租金，租給該校作爲校舍之用。該校把原有砲台房舍，改成三層樓房，作爲辦公室和學生宿舍，並設有禮堂，補習法文的小教室和飯廳等。另外在校門樓上，闢爲女生宿舍。在校園的一角，又建有一個簡陋小亭子，據說這是前校長吳稚老實踐「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理想，領導員生親自動手興建的。

中法大學校內，除了法文補習以外，沒有其他自設的課程，也沒有其他自聘的教師。但所有中法大學的學生，經核准後，都可以自由地到里昂大學各學院，或其他專科學

校，甚至里昂以外的其他學校，選習自己愛讀的課程。這種由中法合辦而性質特殊的大學，可能是我國教育史上僅有的。但事實證明：這一所特殊的學校，却造就了不少學術界成名的學者，也替國家社會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幹才。吳稚暉先生創制的功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中國學生住在中法大學宿舍，大家一起說中國話，吃中國飯，過中國方式的生活，儼然「小華埠」一般，這對由國內新來的同學，自然是「賓至如歸」，非常方便。不過，我覺得如同在國內一樣的生活，實缺乏訓練語文的環境，不大妥當。所以，我入學不久，便申請奉准到當地的「花園中學」去就讀。在此期間，祇有放假或者沒有功課時，才回到中法大學宿舍去。

學生膳堂備酒任嘗

里昂花園中學是當時法國四大中學之一，設有特別班，專為準備進入法國國立高等師範深造的學生而設。我便是入特別班就讀的。我的計劃是：一面想學好法文，所以各級專習法文的課程，祇要程度相當的，我都選讀；一面也想繼續攻讀教育，因為我在國內原是學師範的。因此，我趁此機會對法國的中等教育，作實地的考察。

我就讀花園中學特別班的時候，深深地感到法國社會雖然十分崇尚自由，但是對中等學校學生的管理，却相當嚴格。當時法國所有的中等學校的課程和作息時間，都是整齊劃一的。花園中學奉命唯謹，絕不馬虎，它的學生，大部分住校。住校學生，有專人負責管理。我們幾十個人同住一間大房，在大房的一角，即有一位老師同住。法國有時候天亮得很遲，但不論寒暑，天亮與否，全國的寄宿生一律在規定的時間起牀。有時天尚未明，可是燈光一亮，老師就起來巡視了。洗臉刷牙有一定的時間，盥洗後就到自修室自修。這是早餐之前，最



別諾頭碼臨蒞（者掛馬衫長着中）長校鄒，法赴輪乘滬由等（人五第起左）者作

有效的一段自修的時間。自修時有一位老師負責指導，爲學生個別的解答疑難。這些老師大多數是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或助教之類。學校除了教室之外，還有專用的自修室；自修室和教室一樣，每一學生都有固定坐位。早餐前、晚飯後和自修時間，學生即在自修室上自修。上課時才在教室，學校對通學學生，也管得很嚴，遲到過了一定的時間，就不准進入教室，只能進自修室，他的上課權利便被剝奪了，這算是一種懲罰。住校的學生用餐時，有一位老師輔導，他拍拍手掌表示開動，快要吃完的時候，聽到拍掌聲便要一律停止。學生在校內不得隨便看課外的書。法國的中、小學的教科書，均由公家供給；唸完之後，必須繳還學校。所以我們用的課本都是舊的，學生都很小心使用。學校又不准學生看報紙，意思是：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不可分心旁鶩；課本之外，自己帶入學校的圖書都要經過檢查，不合規定的，都被「保管」起來。可是，在我看來，又覺得有些地方是太寬的，比方中晚兩餐，都備有紅酒，供學生自由取用，大有「飲酒讀書」的名士氣派，這是中法不同之處。學生的衣着異常簡樸。特別班的學生相當於我們高中畢業的程度，已經是青年了，他們上課的時候都換上布質的衣服，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樣，有些褲子還是補過的。

學校對學生的校中生活不祇管理得很嚴，老師們教學都非常認真，對學生功課的要求更是非常之嚴。比方上法文課（等於我們的國文）的時候，常要學生背書，對於有文學價值的戲劇，也要學生背誦。教師對於學生的作業，十分重視。記得有一次，我把我國一篇描述一個故事的散文，試譯爲法文，繳交老師作爲我的作文課業，那位老師批改之後，在上課的時候，宣讀出來，還給我許多鼓勵。但有時來不及按時清繳作業，老師也毫不客氣，加以斥責。至於學校的體育功課，一般來說，是比較忽略的。

「萬國人種博覽會」

生平好山水，愛作西湖遊。奇蹤上度鴻，余陰渡臨水。尋湖中
 瓜，當可留元車。國基浮鼓，碎碎在與舟中。
 莫道此境多良儔，苦不為憂。孫子，飭助興者，商與
 辨，謀濟未供。醉飽不減牙，研盤。極數日，異識。以問
 慈，為湖。心裏將流，偷冒而造。因學僧，華少，疑為湖
 諸，跡立聲，更清幽。與痛，始行，將辭，國主，且
 謝，徒以夜，雲淨，月清。畫酒一既，喜舞，久繞。西子，失
 有，由，學，以，秋。以，吟，吟，朱，茅，三，度，碑，徑。國，雲，以，湖，山，卷，升，吳。
 之，起，屬，始，統，勝，者，債。入，國，十，五，年，二，月，無，塵。
 京，大，學，選，派，始，往，男，士。諸，比，把，院，院，清，相，物。
 至，無，暇，度，春，年，及，入。張，君，引，遊，塔，勝，出，著。
 灑，助，無，難，性，影，日，極。畫，鼎，牙，爰，為，詩，記。
 非，曠，思，諸，境，歷，未。望，嘉，台，法，音，生。
 詩，雲，入，祥，天，地，驟，變。色，風，搖，香，不，休，青，惹。

圖 關

鄒 魯 法 漢

民國十五年二月，鄒魯法漢，後湖西遊暢，生諸學，留法赴選，同奉，（魯）濱海長校，鄒，月二年五十國民。
 今至存保者，作文本由，學同法赴贈，易書親並，事其記詩長此賦。

離法回國數月，可是房東還保留我住的房間，不收我的房租。這些好心人不但減輕了我經濟上的負擔，還給我不少精神上的安慰，有助於我對學業的完成，令我永不能忘的。

在我整個留學期間中，留在里昂的時候，事實上祇有一年多，可是有二三小事却常常仍然留在我的腦際。

說來可笑，我的國語，是到了法國以後跟里昂中法大學「小華埠」的同學學習的。記得我出國以前，到上海去辦護照，因為不會講國語，想買點東西，也要坐車到北四川路廣東人的店舖去，才能交談無阻。本來團體裡很多對外交涉的事情，是由我負責的，因為當時不懂國語，也就無從負責，祇得偏勞會說國語的同學了。我們到了法國里昂之後，原在里昂中法大學和中山大學海外的同學開會歡迎我們，我被推舉出來致謝辭。我不好意思推辭，祇好鼓起勇氣上台，初時還勉強用國語代表新到的同學講話，但是講了幾句，就講不通了，只好仍舊講廣東話，另請一位同學翻譯為國語。這一件事說明沒有講國語的能力便不能達成任務，因此却激發了我學習國語的決心。也使我更瞭解，既然到了法國留學，就非得專研法文不可。

開國元勳高風碩德

民國十五、六年的時候，留法學生，思想紛歧，各黨各派都有。當時共產黨份子滲透分化的陰謀，日益顯露。我們同一批留法的同學，思想上也漸不一致，為求健全組織，不能不把傾附共產黨的分子清除。可是他們被清除之後仍然企圖強行奪走我們負責保管的圖書，尤其是我們從國內帶到里昂的那一套三民主義大字本。我們為着保存僅有的少數書刊，作為宣傳與訓練所必需的工具，自然不能不起而抗拒，結果雙方互相搶奪，打成一團。我方幸有一位忠勇負責的劉克平同學，身高體壯，力大無比，卒把來搶的人打退，圖書終獲保存。由此可見當時海外同志革命情緒之高，和對敵人鬥爭之烈，與乎對主義之重視。同時，也充分說明了當時的讀書

環境也不是很安靜的。

里昂中法大學的同學中，自然也有些是家庭富有的子弟，然而就我所知，是以家貧苦學之士爲多。住在中法大學的學生，有些同學的生活，極度艱困，連吃飯也成問題的。我確實知道有一位專攻音樂的同學，富有指揮天才，他的生活就非常簡單，只在抽屜裏面經常放着一些乾麵包，餓時把它泡水充饑，真有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的高風。可是他在學術上却獲得很大的成就。根據李書華先生的估計，十餘年間，里昂中法大學造就的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其中不少在學術上的確已經負有盛名或者對事業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

以上幾件小小的事實，不獨可以反映里昂中法大學學生那種刻苦、奮鬥、力學、愛國的精神，也說明了稚老創設該校的真實價值和該校對國家對世界對學術的偉大貢獻。可惜我後來由於東奔西跑，未能專心致志，把精力全部貫注於一門學問上。因此，在學術上沒有建樹，每自反省，實覺有負國家的培育。但假如我對國家社會，在事業上，尚有些微的貢獻的話，那實在是得力於獲得機會赴中法大學留學了，然而若果沒有鄉校長的愛護，我怎會被選赴法留學？若果沒有稚老創立里昂中法大學，鄉校長又怎會有機會選派我到法國留學？因此，飲水思源，我對於兩位校長——海老和稚老，實在要表達我無限的崇敬和感激。

我在出國留學之前，雖然讀過稚老的文章，也熟聞他老人家的名，可是從來就沒有機會面聆教誨。我到里昂時，他已離開，只從老同學的言談中，對他略知一二。回國以後，尤其是從我到中央服務起，才慢慢的從李石曾（煜瀛）先生處，對稚老之爲人、治學、與處事，多些瞭解，同時在各種集會中，也常有機會獲聆稚老的教益，因而對他益爲嚮慕！

對日抗戰期間，我在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分會服務，有一天，記不起爲什麼原因，我和尹葆宇兄同訪稚老請教，記得他住在上清寺一家小店舖樓上的一間房子裏。他爲了省電起見，不用電燈，而利用空罐頭，在罐子上

打幾個孔，插上燈芯，罐子裏放着煤油，視所需光度的強弱，點多或點少。我還看見他所吃的飯菜，都是非常普通的。他還對我們說，剩餘的要留在第二天來吃。他的衣服臥具，和室內陳設也和一個普通的基層公務員差不多，甚至還不如。這種儉樸刻苦的平民生活，和力行實踐的崇高精神，使我深受感動，肅然起敬。

民國四十二年稚老八十九歲，因病住入了台灣大學附屬醫院，出院前一天我去看他，見他在病房寫字，便請他題賜墨寶，他欣然揮毫寫道：「蹤橫十萬里」，正落筆寫「上下五千年」的「上」字時，旁邊一位先生提醒他道：「稚老，『蹤』字該是糸字旁的『縱』字才對嗎？」稚老聞言，看了一下，便改「上」字為「足」字，成爲「足下五千年」了。以「足」對「蹤」，當然貼切，而意思更爲新穎。因爲一個人的蹤跡橫亙十萬里地方，足下踏着五千年歷史，也就不凡了。稚老的捷才，可謂人不可及。而他老人家在病後出院的時候，特地爲我題字留念，更令我視同至寶，永念不忘！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是吳校長稚暉先生一百一十歲的冥壽。劉大悲先生送函約我爲文紀念。因就被選赴法國留學的經過，在里昂中法大學就讀期間的情況，以及我的一些感想，作一簡要的報導，藉向開國元勳，多士師表，高風碩德，一代完人的吳校長稚暉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六十三年四月）